

鬼谷子

孙方友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鬼谷子

孙方友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/孙方友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2.9

ISBN 7-80623-344-X

I. 鬼… II. 孙… III. 鬼谷子-传记 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342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开本 32

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印张 10.625

邮政编码 450002

字数 235000

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

印数 1—8000

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

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344-X/I·274 定价 16.6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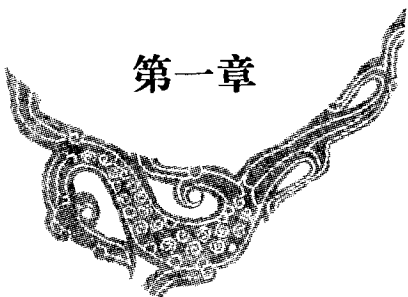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,曾有一个最为动荡,然而也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——春秋战国时代。在这一时期里,中华民族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及科学文化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景象,儒、墨、道、法诸子百家的创始人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。

本书的主人公——鬼谷子即是这一时期纵横家的师祖。

鬼谷子,名王禅,春秋时魏国(今河南淇县)人,为军事界鼻祖,中年归隐云梦山,著书立说,造就出一批叱咤风云的旷世奇才,拨动了历史的琴弦。杰出的军事家孙臆和庞涓、著名的说客苏秦和张仪皆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,由于这些鬼门派优秀弟子的推波助澜,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,使得春秋战国的画卷更加群星灿烂。

第一章



公元前 780 年,周朝贵族拥立太子宜臼即王位,揭开了春秋的序幕。先后有郑、齐、宋、晋、秦、楚等国称霸中原。战争接连不断——公元前 623 年爆发了城濮之战,公元前 579 年爆发了鄢陵之战,公元前 575 年又爆发了鄢陵之战。战争的消耗和破坏给中原地区诸国带来了深深的灾难和沉重的负担。大量人口死亡,土地荒芜,百姓流离失所,饥寒交迫……

那年月,到处黄沙滚滚,杀声震天。战场上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。城垣和村道被战火弥漫,到处是逃难的人群,到处是刚垒的新坟。新坟前荒草杂乱,老鸦狂叫……

公元前 378 年,魏国又开始攻打韩国。

安邑通往韩国的官道上,战马嘶嘶,喊声震天,运粮草的民夫车队络绎不绝。从战场上退回的伤兵哀声不断。有不少伤兵半途死亡,只得草草埋在路旁。埋人的任务,多交给被押回

的韩国俘虏。

朝歌城内,官兵正在到处抓兵丁。青壮年四处奔跑躲藏,士兵的追喊声、女人和孩子刺耳的哭叫声、徒劳的乞求声、奔跑声混为一团,搅得满城人心惶惶。朝歌的大街上一片狼藉,小贩儿们也落荒而逃,杂物跌落得满地皆是。这时几个士兵砸开一家店门,从店里拉出一个壮汉。他的妻儿也随即跌撞着跑出,那女人头发凌乱,满脸的泪痕,像是已与士兵撕打过一阵。她号哭着拽住丈夫的衣摆,孩子们又紧紧拽住了娘的衣摆。两个士兵在前面死拉,拉不动,又招呼另两个士兵前来帮忙,一下拉动了一串儿人。像扯羊羔儿似的,哭声叫声响成一片。一个军官走过来,大骂士兵笨蛋。他抽出利剑,上前砍断了那壮汉的后衣摆,女人与身后的娃娃们全都闪倒在地。男人挣扎着扭头回望,只见妻子已昏倒在地,孩子们一片号啕,他痛楚的脸上顿时一阵痉挛。他愤恨地看着抓他的官兵头目,无济于事地挣扎了几下,最后只好无奈地被几个士兵架走。

大街上,成群的壮丁被拴成串儿,在亲人的哭声中被押向兵站。

出城往东二十余里的官道旁,有一家小酒店。酒店不大,三间草房,房前有一片开阔场地,扯着布篷。店主是个女的,三十岁左右,盘头别簪,眉眼俊俏。一身粗衣打扮,倒也干干净净。她嗓门儿洪亮,正忙于招待四方来客。此时正是早饭时分,过往的军车走了一夜,正好在此打尖儿,有的进店吃饭,有的接山泉水饮牲。一时间,店前路边停满了马车。

店里更是高朋满座,有人吃饭,有人喝酒。可惜店内人手太少,除去老板娘,只有个店小二,才十岁年纪,圆圆的脸,翘翘鼻子,脑壳儿奇大,虽衣着贫寒,却是一副贵人之相。你可

知他是哪个,他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大名的军事家孙臧。孙臧本是齐国人,由于连年的战争,父亲和兄长均死于沙场,万般无奈,只好随母亲来魏国朝歌开了这户小店。平常生意不太景气,勉强顾得住母子的生活。现在魏国攻打韩国,此处是韩国国都新郑通往魏国国都安邑的要道,生意竟出其不意的好了起来。孙臧母子忙得简直不可开交。小孙臧虽然年幼,却极其懂事,勤快又有眼力,只是比较讷言。他个子也不算太高,站在案前比案头高不了多少,但他双手麻利,切牛肉拌凉菜,有条不紊。有孙臧忙后,孙臧母亲施氏就在店前招呼客人。

孙臧从厨窗里偷偷望了一眼母亲,只见她满脸堆笑地迎接着顾客,自己也倍感欣慰,又忙低头切菜。

大概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黑胡子黑脸老翁迈进店内,他身着粗布衣衫,立在门口警惕地向店内环顾了一圈,最后拣了一个角处落座。

施氏急急跑过来问:“客官,你要点啥?”

黑头老翁将身上布包取下,放在桌子上说:“一盘牛肉,一坛老酒。”

施氏为渲染气氛,故意亮开嗓门儿高喊:“来啦,一盘牛肉,一坛老酒!”

小孙臧像是早有所准备,听得母亲叫堂,应声而出,将酒肉摆在了那老翁面前。

老翁内行地看了看肉的成色,嗅了嗅酒的味道,开始举箸。不料他还未将肉送进口内,突见一个小乞丐走过来。这小乞丐十岁左右,虽衣着褴褛,满脸灰垢,但眉眼贼精。他看黑头老翁刚开始动箸,急忙将小手伸过去,口中连连叫道:“老爷爷,可怜可怜乞儿吧!”

黑头老翁望了小乞丐一眼,说:“我可怜你,谁可怜我?”

小乞丐说:“老爷爷自有老奶奶来可怜嘛!”

黑头老翁:“胡说,我还没完亲哩!”

小乞丐:“那咱都是光棍儿,你这老光棍儿更应该可怜可怜我这小光棍儿。”

黑头老翁:“好一张利口,那我就可怜可怜你。”

黑头老翁说完,运功将盘中的牛肉一分两开,笑道:“那边是你的,这边是我的。”

小乞丐惊叫道:“乖乖,你怎么这么神?教我吧!”

黑头老翁:“雕虫小技,你千万别学,误了你的前程。”

小乞丐丧气地低头自嘲道:“唉!我有什么前程?我的前程就是一天混一顿饱饭。”

小乞丐说着翻眼看了一眼黑头老翁,趁他不备,伸手就要去抓牛肉,不想小手却被老翁手中的扇柄止住:“慢,看你那手,脏兮兮的!”说完,他看了小乞丐一会儿,柔声问道:“你想吃牛肉吗?”

小乞丐可怜地说:“想!”

黑头老翁将扇柄在手中一敲,说:“好!想吃牛肉可以,不过我可有一个条件。”

小乞丐一听说可以吃,忙问:“只要让吃,什么条件都可以,说吧!”

黑头老翁:“不准用手,也不准用筷子,一下取走才可以。”

小乞丐犯难地说:“爷爷,你这不是难为我吗?干脆,你再给我买一盘得啦!”

黑头老翁审视了小乞丐一会儿,问道:“没那本事呀?”

小乞丐丧气地说:“没有。”

黑头老翁:“没有,那你就看着我吃吧!”

小乞丐哀求道：“老爷爷，我饿——”

孙膑端着盘子走过来，问老翁：“我可以帮他吗？”

黑头老翁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：“可以。”

小孙膑将一只盘子递给小乞丐：“端好了。”孙膑说着将装牛肉的盘子一下扬起，牛肉在空中一分两开，一半落入自己的盘中，另一半落入小乞丐的盘子里。然后他恭敬地放在桌子上：“老爷爷，请用餐！”小乞丐佩服地叫道：“乖乖，你更神！我他妈的咋就没想起这一招哩！”

小乞丐说着也学着将自己盘中的肉用手一分两开，抛向空中，牛肉如天女散花般落在地上，引得众人一阵大笑。小乞丐顾不得害羞，急忙蹲下拣肉吃。

就在小乞丐在酒店内搞笑的时候，一对青年男女走下了云梦山。云梦山位于华北大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，是太行山的余脉，距朝歌城二十多华里。由剑秀峰、桃园峰、龙王峰和玉常峰等几个主峰组成。几个主峰的九道山脊和山谷交汇于中部，群山环拱，九龙聚会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。在剑秀峰与龙王峰相交的山阴绝壁上有一个天然溶洞，名叫水帘洞。沿盆地迤逦向西为五里峡谷，山峦起伏，峰高天窄。盆地内有两大巨泉：一曰龙泉，位于九道山谷的中心；二曰仙泉，位于水帘洞内。两个巨泉汇合条条涧水形成一个小湖，名映瑞池。泉水经映瑞池流出，沿五里鬼谷成为一条清溪，注入清水河。清溪由东向西流出，汇入清水河后折向西南流入淇水。与淇水合流，环抱着朝歌古城。《诗经·卫风》中说“淇水悠悠，桧楫松舟”、“瞻彼淇奥，缘竹猗猗”，足见古时朝歌风光多么美妙。据传当年纣王建都朝歌，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山山水水。只是这些年连年打仗，民不聊生，清清的淇河水有几次竟被人血染红。面对战争，不少有识之士归隐山林。此时云梦山就

住着一位真人，人称青岩真人。从山上走下来的这对青年男女，就是他的门生。

男后生二十七八岁年纪，一介书生打扮。他身体修长，一领白衫拖地，头发用白色丝带扎束，一枝白玉簪横插其中。他气质高贵而平和，谈吐幽默，虽很年轻，但双目深邃锐利，闪烁着一种凡人不及的鬼气。他叫王禅，其师妹宋雪儿与他同行。宋雪儿二十岁左右，女扮男装，侠士装束，更显潇洒美丽。虽然她面色冰冷，但双眸间不时透出一股顽皮的娇艳。二人边走边说，好生热闹。宋雪儿问王禅道：“师兄，师父为什么这么急着催我们下山？”

王禅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宋雪儿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王禅有意逗小师妹说：“不知道就不要胡打听！”

宋雪儿睁大了杏眼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王禅：“因为有些事情是打听不出来的。”

宋雪儿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王禅双手一摊道：“因为我也不知道！”

宋雪儿发觉上了当，边追打王禅边喊道：“你骗人，你骗人！我亲眼看见师父偷偷交给你一个竹筒儿。”

王禅：“那是母亲让家人玄奇捎给我的，师父只是转了一下手。”

宋雪儿止了闹腾，极其认真地问王禅说：“师兄，听说伯母从小给你定过一个娃娃亲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王禅长叹一声说：“那个竹筒儿里装的就是我的订婚契约。我十岁那年，外祖父和母亲就为我订了亲。听说女方姓赵，也是山南的大户人家。后来我上山学艺，一呆就是十八年，那女子竟也等了我十八年。就凭这份儿情，我也应该回去

给人家一个交待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宋雪儿怅然若失地凝视王禅许久，问道：“你真要与她成婚？”

王禅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说呢？”

宋雪儿靠前一步，直言不讳地对王禅说：“师兄，我可告诫你，临下山时，师傅特意叮嘱我，要我好生劝劝那女子，让她寻人家另嫁。”

王禅这才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噢，原来师傅让你与我一同下山是为了监视我。这我可管不着！反正人家是铁了心要嫁我鬼谷王禅的。昨几个外公家的家奴玄奇对我说，赵家早已等不及了，说是这两天就把新娘送到我家，怕是我母亲正盼我回家拜花堂哩！”

宋雪儿夸张地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哎呀，这太好啦！反正师傅偏心眼儿，重男轻女，总说我是个女流，入不了相，也成不了将，压根儿不肯教我治国整军的本领。这回呀，我偏不听他的话，非劝那女子缠着你拜堂成亲不可！”

王禅一听急了：“师妹，这可使得不得！我怎能忘记师傅对我的教诲。他一心想让我成大器。要我忌贪忌女色，若是下山成亲，岂不枉费了我十八年来的心血？”

宋雪儿听师兄如此一说，越发认真起来：“你别听师父瞎说，我看你跟师父越学越呆了！什么成不了大器？那些王侯将相哪一个不是又贪又坏，你能说人家没成大器？你身为七尺男儿，哪有不娶之理！再说，你外公就你母亲一个女儿，你母亲又只有你一个儿子。如果你坚持不娶，你外公家的家业无人继承不说，你连王家的烟火也断了。儒家有言：不孝有三，无后当大。师兄万不可只听师傅的一面之词呀！”

王禅：“怎么，刚一下山你就劝我背叛师傅，小心我在师傅

面前告你的黑状。”

宋雪儿直盯着王禅问：“师兄，这次下山，难道你还想回去吗？”

王禅说：“看过母亲，我就回山中继续修炼。怎么，你不想回了？”

宋雪儿点了点头。

王禅惊诧地问：“为啥？”

宋雪儿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因为我要去楚国报仇！”

宋雪儿说完不理王禅，直直地朝前走去。王禅望着师妹的情影，因不想勾起她伤心的身世，只好悄悄尾随其后。二人默默，一路无话。他们到了山下，看太阳已高，王禅便领宋雪儿走进了“云梦酒家”。

孙膂母亲一见又来了两位客人急忙迎上来：“哟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”

王禅与宋雪儿走到店内，坐在了一个空桌旁。

施氏上前边擦桌子边问：“请问客官，要什么菜，喝什么酒？”

王禅向四周望了一圈儿说：“两斤牛肉、一坛老酒。”

施氏扭脸对儿子喊道：“好嘞，两斤牛肉、一坛老酒。”

见来了新客，正喝酒的黑头老翁不禁看了王禅和宋雪儿一眼。宋雪儿解下佩剑，放在了桌子上。这时小孙膂将一大盘牛肉和一坛酒放在王禅和宋雪儿面前，二人正要吃，不想几个伤兵突然围拢过来，将酒肉抢了个净光。

宋雪儿愤怒地拔剑而起，王禅急忙将她拦住。笑了笑说：“哎，这么多人帮忙，应该感谢人家才对。店家——”

孙膂母亲施氏急忙殷勤地迈着急步跑过来：“客官有何吩咐？”

王禅迅速地朝几个饥饿的伤兵扫了一眼，说：“给这几个弟兄再弄些酒肉来，管他们一顿饱饭。”

小乞丐一听有人管饭，急急地跑过来嚷道：“别慌，别慌，我算一个！”

王禅看着小乞丐，笑道：“你这么小，怎么能算一个，只能算半个。”

小乞丐一拍肚子说：“我人小肚子大，并不比这些家伙少装货。”

施氏一听要管这么多人饭，又看到宋雪儿放在桌子上的佩剑，禁不住担心地问王禅说：“客官，我们母子从齐国来这里做生意，店小利薄，你看这钱——”

王禅见女店主担心，忙掏出钱袋，将魏币倒在桌子上，对施氏说：“钱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但活着又离不开它！别怕，全算我的！”

小乞丐一见王禅如此大方，急忙对伤兵们说：“咱们碰上了个大善人，还不快磕头谢恩？”

众伤兵一齐随小乞丐跪在地上：“谢谢善人，谢谢善人！”

这时，黑头老翁突然站起走到王禅面前，恭敬地向王禅敬酒：“来，兄弟，老哥敬你一碗！”

王禅急忙起身：“谢老伯。”

黑头老翁笑道：“我人老骨头嫩，喊我大哥就行了。”

二人话音未落，只听店外一片混乱，众人忙隔窗望去，只见一队士兵骑马飞奔而至，迅速包围了小酒店。店内顿时一片惊慌。

一个当官模样的小胡子走进来，高声喊道：“诸位不必惊慌。魏国与韩国大战，大王有令，凡属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青壮年，都要以战事为重，必须参战，等夺下城池，灭了韩国和楚

国，再放你们解甲归田。”

王禅不满地抬高嗓门驳问道：“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呀？”

小胡子扫了王禅一眼：“这就要看你们的命了。”

一个拐腿伤兵带头哭喊道：“长官，我们可是伤兵呀！”

小胡子瞪了几个伤兵一眼，骂道：“伤兵快滚！”

伤兵们一听放他们走，急忙抢过女店主端出的肉菜走出了小酒店。等了多时的小乞丐没抢着，只好四下寻找伤兵们抢落在地上的食物。

小胡子一使眼色，两个士兵进去抓了王禅和宋雪儿。宋雪儿正欲反抗，被王禅止住，宋雪儿憎恨地瞪了小胡子一眼。小胡子脸上僵固着坏笑，走过去托起宋雪儿的下巴说：“好漂亮的小哥儿，嗯，佩剑也不错，看样子你会武功。你既会武功，更应该报效国家，站过去！”

宋雪儿翻了小胡子一眼，坚持不动。小胡子正欲动怒，被王禅拦住，上前解释说：“这是我弟弟。”

小胡子望望王禅，又看看宋雪儿：“有点儿像，有点像。不过，他会武功，你会不会？”

王禅：“我不会，我乃读书之人。”

小胡子笑道：“噢，书生！老弟，这年月学问不值钱，弃文学武还来得及，过去吧！”

王禅与宋雪儿被两个士兵推了过去。

这时候，小孙臆被两个士兵从里间拉出来，施氏紧跟其后，边走边与两个士兵乞求着什么。她看见小胡子，忙跑过去苦苦哀求：“军爷，我儿子今年才十岁呀！”

小胡子不相信地说：“是吗？十岁长这么高？”

小胡子说着从一个士兵手中拿过竹筒，对孙臆的母亲说：“你可看好了，这上面写着呢，孙赢，齐国人，来魏国经商，齐宣

王二年生，今年刚好十八岁……”

施氏一听“孙赢”，哭喊道：“天哪，那是我的大儿子，他去年就已经为你们魏国捐躯了！这是我的小儿子孙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怎能去战场打仗呀！”

小胡子面无表情：“这我可不管，我只要完成上头交给的任务就可领赏钱。大王有令，凡属在魏国经商的外国人，都有出丁之责。只要不瞎不拐不少胳膊断腿儿就在应征之列。你儿子虽小，但总是个男的，带走就能凑个数。”

施氏听后，“嗝”的一声双膝触地，跪在地上哀求道：“军爷呀，孩子他爹和他哥哥都已死在了战场上，俺家就撇下这一根弱苗儿，你要是将他抓走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”

小胡子僵直地说：“这个我也不管，有理你去找魏王说去。来人，把那个小家伙带走！”

两个士兵听到命令就要去抓小孙臧，却被王禅拦住了：“慢，军爷，请你留下女店主这孩子。”

小胡子眼一瞪问道：“碍你什么事？”

王禅笑道：“我是为你好。”

小胡子反感地说：“哎，你可别逼我发脾气！”

王禅却认真起来：“军爷，你千万别发脾气，你这一发脾气，就会上火。你一上火，就会大便秘结，对身体不利。古人云：天道玄远，人道直观。天道为本，人道为末。玄直本末，岂无通融之处？”

小胡子不耐烦地说：“一刀砍了你，你就不啰嗦了！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放净了别误去兵站。”

王禅较真道：“放屁乃是吐故纳新重要一环。人若不吐故纳新，则不能取天地造化之精华、去身体污浊之糟粕，更不能化天道、地道、人道……”

小胡子截住王禅嗔怪道：“哎哎哎！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王禅不厌其烦，反倒越发认真起来：“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，有近而不可见，有远而不可知。军爷若一直不放屁，时间长了会伤身的！”

小胡子“嚓”地抽出腰刀，怒吼道：“一刀杀了你，看你还啰嗦不？”

王禅看着亮熠熠的军刀，并无怯意，反倒跨前一步，将小胡子举起的军刀往下按按，说道：“此言差矣，一刀杀了我，你不但少了一个丁，也未能要我的命。人乃肉身，命则无限……”

小胡子看唬不住王禅，只好苦着脸求饶：“爷！你喊我军爷，我喊你一声文爷！文爷，你少说几句中不中？”

王禅见状，暗自好笑，顿了一口气，神态自若地说道：“再说一句，请你留下这孩子！”

小胡子无奈地说道：“爷，我今天是一百个丁的任务，放了他，正好差一个，你让我去哪儿抓？”

这时候，黑头老翁突然站了起来，对着小胡子喊道：“我不能算一个？”

小胡子望了黑头老翁一眼，讥笑道：“哎呀，战争年年打，活到你这把岁数真不容易，简直老得像头驴，还想凑热闹。”

黑头老翁听了这话并不见恼，只听他哈哈一笑，扬手摘去了假发和胡须，竟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年人。众人惊诧地望着他，心中莫名地有一种上了什么当的感觉。

小胡子见“黑头老翁”返老还童，立即将脸上残留着的讥讽和得意置换成为一种高度的警惕，这种突兀的变化使他的整个面部给人一种严重的失调感：“原来是个假家伙，说，你是哪国人？是不是间谍？”

黑头老翁说：“我叫张起，乃魏国蒲阳人。”

小胡子问：“既然是魏国人，为何要化装逃兵役？”

张起在人群中迅速向王禅掠了一眼，然后将目光移到小胡子的脸上，说：“怕打仗。从我记事起，几乎是年年打。我爷爷死在了齐国，我父亲死在了赵国。我讨厌战争，所以不愿替魏王去卖命。”

小胡子脸色陡变，眼球突出眼眶，直盯着张起：“乖乖，你英雄，竟敢说出这大逆不道之言。好吧，今天为着你自投罗网，我不治你的罪了，走吧。”

张起：“跟你走可以，但你要将女店主的儿子放了。”

小胡子反问道：“我若不放呢？”

小乞丐急忙从人群中跑过来，劝说小胡子：“军爷，你千万别跟他打别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能用手把盘子里的牛肉一分两开。”

小胡子一听乐了：“放屁，用手分牛肉谁不会？”

小乞丐自嘲道：“哟，他不信！老爷爷——不，叔叔——不，大哥哥，给他分一个让他开开眼界。”

王禅怕事情弄得太僵，趁机走过去，向小胡子摊牌：“军爷，你若不放女店主的儿子，我们三个都不跟你走，那你的损失可就大了。”

小胡子态度很硬：“这可由不得你们。”

这时候，小乞丐从里间端出一盘牛肉，放在张起面前说：“大哥，分一个让他看看。”

张起望了小胡子一眼，伸出食指，然后在牛肉中间划了一下，牛肉被分两开。

小胡子不屑地说：“这谁不会？”

小乞丐见状失望地叹口气，不满地说：“是呀，这谁不会？